

张晓风

最新散文典藏版

细数那些叫思念的羊

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



张晓风／著

张
晓
风
一
著

细数那些叫思念的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细数那些叫思念的羊 / 张晓风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436-9367-8

I. ①细…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0842号

本著作物经厦门墨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西藏悦读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5-2013-84

书 名 细数那些叫思念的羊

作 者 张晓风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东明 E-mail: qdgdms@sohu.com

特约编辑 沙小沙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版式设计 罗鋆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880mm×1230mm)

印 张 7

字 数 110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9367-8

定 价 29.8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目录

_001 **写在青岛版的文集出版前夕**

_003 **代序·廓然**

辑一 我在

_008 **我在** _ /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_011 **正在发生** _ / 因为看见，因为整个事件发生在我面前，因为是第一手经验，我们便感动。

_014 **不识** _ / 父母能赐你以相似的骨肉与血脉，却从不与你一颗真正解读他们的心。

_019 **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 _ / 今天清晨，我交给你一个欢欣诚实又颖悟的小男孩，多年以后，你将还我一个怎样的青年？

_021 **那天下午的哭声** _ / 好几年前的事了，我想起来的时候仍觉得一种轻微的腐蚀性的痛——不是痛那死者，是痛那坐在台阶上痛哭的母亲。

- _024 **瓶身与瓶盖** _ / 瓶身和瓶盖之间其实并不完全等于失偶的男女。它也像圣君贤相之难于相值，像文豪与批评家不易棋逢对手，像天才歌者与不世指挥容易失之交臂。
- _026 **回头觉** _ / 世间万事，好像也是如此，如果不面临“失去”的惶恐，不像遭剥皮一般被活活剥下什么东西，也不会憬悟“曾经拥有”的喜悦。
- _028 **巷口的炒面** _ / 一个人如果强调自己家巷口的炒面是天下第一，那就是说，她爱上她所住的那条巷子了。一个人一旦爱上一条巷子，她其实是走不掉了。
- _030 **没有痕迹的痕迹** _ / 生命可以如此翻脸无情，我算是见识到了。
- _032 **敬畏生命** _ / 也许，在不分昼夜的飘散之余，只有一颗种子足以成荫，但造物主乐于做这样惊心动魄的壮举。
- _034 **春之怀古** _ / 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点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编册。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宠。而风，交给檐前的老风铃去一一记忆、一一垂询。
- _036 **只因为年轻啊** _ / 人生世上，一颗心从擦伤、灼伤、冻伤、撞伤、压伤、扭伤，乃至到内伤，哪能一点伤害都不受呢？如果关怀和爱就必须包括受伤，那么就不要完整，只要撕裂。
- _050 **母亲的羽衣** _ / 天下的母亲不都是那样平凡不起眼的一块砧板吗？不都是那样柔顺地接纳了无数尖锐的割伤却默无一语的砧板吗？

辑二 一句好话

- _058 **给我一个解释** _ / 给我一个解释，我就可以再相信一次人世，我就可以接纳历史，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拥抱这荒凉的城市。
- _061 **我有一根祈雨棍** _ / 如果雨水是人，我要劝他也不宜太好心，充分供应之余就会产生一群忘恩负义的家伙。应该适度缺货，人类才有“大旱望云霓”的谦卑渴想。
- _064 **食堂** _ / 天地间这唯一的一人，守着那唯一的饭菜，寂然垂目，默然咀嚼，真有宇宙洪荒的节奏。
- _066 **鸟巢蕨，什么时候该丢？** _ / 鸟巢蕨似笑非笑，我想它什么都知道，但它什么都不说，只一迳绿着。非常绿非常绿的绿着。
- _069 **关于拥抱** _ / 这样不服输于命运的女子，这样快乐自适的画，这样猛烈强悍的拥抱……
- _072 **一碟辣酱** _ / 大约世间之人多是寂寞的吧？生命的厚礼，原来只赏赐给那些肯于一尝的人。
- _074 **一只玉羊** _ / 艺术能求精致当然很好，但最重要最感人的恐怕还是血肉相连的那份深知熟谙吧？
- _076 **巷子里的老妈妈** _ / 她们是乱象中的安定，是浮华中的朴实，是飞驰中的回顾，是夸饰中的真诚，我向老妈妈致敬。
- _079 **“你的侧影好美！”** _ / 她人长得平常，侧影却极美。侧影定在墙上，像一幅画。

- _082 **圆桌上的亲情构图** _ / 想想，人生最幸福的阶段大概就在有老可扶，有幼可携的日子吧？虽然辛苦一点，但三代同桌的圆满构图并不是经常可期的。
- _085 **别人的同学会** _ / 虽然他坐在自己身边竭力不为那份诚实而自得自豪。他的确是个诚实的君子，相处三十多年后，她倒也能为这句话盖上印章，打上包票。
- _088 **买橘子的两种方法** _ / 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不断碰到“我对他也对”的局面。对长辈，辩论对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 _091 **没有一个长得像小魔鬼** _ / 关于成人——也就是大号婴儿这种生物——又有几个不是集魔鬼与天使于一身的呢？
- _094 **一句好话** _ / 我和他，只不过是凡世中，平凡又平凡的男子和女子，注定是没有情节可述的人，但久别乍逢的淡淡一句话里，却也有我一生惊动不已，感念不尽的恩情。

辑三 肉体有千万种受难的形态

- _104 **一个女人的爱情观** _ / 爱一个人，就不免生出共同的、霸占的欲望。想认识他的朋友，想了解他的事业，想知道他的梦。希望共有一张餐桌，愿意同用一双筷子，喜欢轮饮一杯茶，合穿一件衣，并且同衾共枕，奔赴一个命运，共寝一个墓穴。

- _110 **肉体有千万种受难的形态** _ / 医生啊，能否让自己的语言再精致一点，再丰富一点，再准确一点，再推敲仔细一点——要知道，你和病人共同形容的，是一具活生生的生命啊！
- _113 **路边的餐盘** _ / 自杀也是一种谋杀，其间也须图谋，为什么在诡计进行期间老师同学竟无人留意到？我们的人际关系未免冷淡得荒谬了吧？
- _115 **一双小鞋** _ / 不“裹脚”的女子能保证自己是不“裹脑”、不“裹心”的女子吗？
- _117 **“倒好嬉子！”** _ / 男人的绘画就是绘画，女人的绘画却属于“嘿！嘿！这真是好玩”的怪事！
- _120 **会不会有一天招人嫌？** _ / 其实，讨厌的人不止是老人，年轻人也不见得就不讨人厌。但年轻人还可以说是因为年纪小，不懂事，老人犯错就无可原谅了。不幸的是人都会老，老了会不会变成招嫌惹厌的怪物？除了自惕复自惕之外，我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
- _123 **四个身处婚姻危机的女人** _ / 那些美丽的蕙质兰心的女子，为什么她们的男人竟不懂得好好疼惜她们呢？
- _126 **你真好，你就像我少年伊辰** _ / 我知道自己是个好女人——好到让一个老妇想起她的少年，好到让人想起汗水、想起困厄、想起歌、想起收获、想起喧闹而安静的一生。
- _129 **除了卡雷拉斯，你也得听听喷嚏** _ / 有时候，原来健康和顺境也是一“障”，太顺遂的人，没有和死亡直接缠斗过的，他那金声玉振的高鸣中往往少了一些什么。

- _132 **一番** _ / 大概，人类总有一个角落，是留给自己的族人的，那个角落，连爱情也填它不满。
- _135 **一山县华** _ / 我曾淡忘无数亲眼目睹的美景，反而牢牢记住了夏威夷岛上不曾见识过的一山县华。这世间，究竟什么才叫拥有呢？
- _138 **初绽的诗篇** _ / 世上有什么角色比母亲更孤单？

辑四 其实，你跟我都是借道前行的过路人

- _168 **“有理由！”** _ / 据说，人到中年是学不会新语言的，我学广东话的时候却已经四十二岁了。我想，其中原因与其说是天分，不如说是兴趣。
- _170 **“来人哪！”** _ / 流行就是流行，大凡流行的东西即使你不爱看，也会在不小心的时候看到。
- _173 **“可以！”** _ / 事隔多年，我仍然记得他红着脸叫“可以”的神情。那是他的家，他在他家门口说他族人的话，有什么不可以？他有什么义务管这些外来的电视人？既然他们那么趾高气昂。他“可以”，在那明净翠碧的山乡，在他活过一世的土地上，他有什么不可以的！
- _176 **口香糖、梨、便当** _ / 当岁月走过，剩下的是茵茵香销之余的残梗，是玉柱倾圮之后的废墟。啊！鸡皮鹤发耳聋齿落之际，难道不像嚼余的糖胶吗？连成为垃圾都属于不受欢迎的垃圾。

- _179 **其实，你跟我都是借道前行的过路人** _ / 不知它如今还活着吗？
曾经，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我与它，两个同被初夏阳光蛊惑而思有所动的生物，一起借道而行，行经光影灿烂的山路。
- _182 **“你好吗？”** _ / 既然你好心关怀我，问我好不好，我怎能顺口回答说好，我怎能骗你呢？世上怎么可以有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的逻辑却强迫你，逼你即使正打算下午自杀，上午仍然得笑咪咪的对人回答那句标准答案。
- _185 **等你四十五分钟** _ / 世上的人，似乎无论是谁，都不必在约会中等他等到四十五分钟以上。就算是情人，如无特殊理由也可以就此休矣。
- _188 **那人的脚** _ / 脚是既不被朋友看，也不被自己看的肢体。我至今仍会想起那夜因偶然的缘分看到的一双死者的脚，行尽最后一步世路的脚。
- _191 **炎凉** _ / 生命中的好东西往往如此，极便宜又极耐用。我可以因一张席而爱一张床，因一张床而爱一栋房子，因一栋房子爱上一个城……
- _194 **无忌** _ / 朋友归朋友，但一旦发现“朋友已发现自己的不可告人之密”，那时朋友之间大概也不免尴尬吧？而那一天，在山径上，我那朋友怎么知道我身边的年轻男子和我并没有“情节”？
- _197 **一只公鸡和一张席子** _ / 写故事的人都知道，最后一段极为重要，人生最后一段该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应该值得我们及早静下心来深思一番吧！
- _200 **圈套又圈套** _ / 世人之间，本来也并不是人人皆能直话直说的，但如今专家告诉我们连父子夫妻之间也要专拣“甜话”来说，不免令人心寒！

- _203 **如果你想卖我一把茶壶** _ / 大家讲究冲泡，一壶茶，大概过十分钟就算淬汁完毕，就可以丢掉了，谁会把茶泡到第二天呢？说“茶”这个字之际应该洁齿清心，怎可把“馊”字贸然出口？
- _206 **皮，多少钱一片** _ / 在台湾有巨富坐在虎皮上拍照，自以为一世雄豪，有人把五万元的鲍鱼塞进两层嘴皮之间。但肯为一个小孩割舍皮肤的高贵人物在哪里呢？
- _209 **怎么L夫人今天没来呢？** _ / 此人有两个特点，其一是漂亮，其二是爱迟到——而这两者之间又似乎有点什么微妙的关系。
- _212 **那人在看画** _ / 能有自己的土地，能有故乡，能有可以入画的老乡亲，能有值得记录的汗水——对一个画家而言，还有什么更幸运的事？

写在青岛版的文集出版前夕

住在一个有海景的城市，应该算是“好命人”，我是好命之人，青岛市民想来也是。

不过，想不通的是，青岛怎么会是个“岛”呢？台湾才是啊！但世上事不可解的挺多，例如，有块地方叫“山东飞地”呢，也不知怎么飞去的？

这不管他，且说这个不是岛的岛上有家青岛出版社要来出我的书，我满心喜悦，如果用山东话来说，我挺乐意和众乡亲“拉个呱”。写散文，不就是拉呱吗？广东人则把聊天说成“倾解”，台湾的闽南话则说“开讲”（“讲”读作“港”）。其实都只是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话家常，唉，说来你我之间身为家

人，能闲话家常却是既容易又曾经万难的事啊！

海上有长鲸，海畔有长风，崂山石缝中泌出清泉，远方有阵阵清音，台湾和青岛相去其实不远。附带一说说，我如今上班处所的地址是台北市青岛东路 1 之 3 号的“青岛三馆”呢！

張曉風

代序·席 然

电话里，副刊主编向我致谢：

“啊！”她说，“真是谢谢你，发生了这样大的事，你的专栏稿竟不曾缺一篇！”

我含泪听那通电话，为她的感谢而感谢——父亲走时，我正写着专栏，有些稿，其实是在医院里写的，有些底稿，其实是泪痕淹残的，生命里遇见这样的关隘，深夜惊起，孤灯独坐，放声悲嚎，哭完了，洗一把脸，唯一能做的事也无非是读和写。父亲一生，从来不肯玩忽职守，我但愿自己也是个勤恳憨拙的执笔人。

不是主编应该感谢我，是我应该感谢读者，由于他们收纳我的禾捆，我才有耕耘的幸福可言。

一年半以前答应了一场演讲，今年八月不得不赴美履约，

父亲周年纪念，便不能参加了。

忌日那天，不知情的朋友好心开车七小时带我去看北美最大的岩穴。我走入地层深处，孑然一身，惊视四壁千百万年来留下的时间雕痕，只见钟乳垂莹，石笋攀晶。冰河期、白垩纪，无非是时间的嫣然一回眸。而石穴阴冷沁人，如地府冥城，却又华严端丽，如帝宇仙乡。我看着腕表，想到父亲正是一年前此刻咽气，不禁悲从中来，垂首大恸。啊！父亲，父亲，没想到我会在此异国异乡的地穴里悼念你，并且推敲我百思不解的死亡。

“据推测，这岩穴之所以会这么大，其实是因为这水属酸性，酸不断侵蚀，小石穴就越蚀越大，造成今天的纵深。”导游这么说。

我吃了一惊，是吗？那么，一颗心，会不会也像一座山呢？当它遭啮啃，遭侵蚀，它就会失去一些东西——但就在亏蚀形成的当下，一片空间也就同时宣告成形。

这么巨大这么深邃这么迂回往复，这么曲折不尽的幽穴，原来是一滴一滴的酸恻刻凿而成的——那么，我的心在经过地覆天翻的创痛之余，也能消蚀出更宽阔的容人空间吗？

曾否，我因而更贴近受苦的心？曾否，我因而更读得懂一双流泪的眼睛？曾否，我因而更廓然阔美？

此刻，我将去岁专栏结集成书，在我至疼痛至黯淡的时刻，我仍曾不辍的灌注这片田园——虽然，其间对死亡、对决别，我一字未提，但整本书也许都可看作在试图对残缺对憾恨提出拆招。既然，肉身是不能留痕的，那么，文学，能不能呢？能不能呢？

我对我自己仍有期许，深林雪夜，群星初烁，某条曲径通幽处，仍有我待踏的足痕吧？

张晓风

